

审计质量会抑制“漂绿”行为吗？

——基于企业声誉的视角

杨芳, 张和平, 孙晴晴, 刘禹轩

(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院), 昆明 650504)

摘要: 审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方式,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提高企业绩效和声誉,降低企业内部风险。审计监管或将成为抑制“漂绿”行为的重要手段。以2015—2020年重污染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从审计质量视角出发,研究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审计质量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抑制“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经营风险较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更好。因此,在推动绿色金融平稳运行的过程中,应加强审计监督,处理好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漂绿”风险,督促企业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关键词: 审计质量; 漂绿; 企业声誉; 信息不对称; 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21-0047-08

《上海证券交易所“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中提到,优化环境规则制度并阻止“漂绿”行为至关重要。绿色发展是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思想^[1],其目标是推动能源效率、环境表现以及经济行为这三大元素的协调并存^[2],而企业作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参与者以及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动力,逐渐开始对外披露自身的环境信息。在此过程中,“漂绿”现象越来越常见,政府和公众对“漂绿”的关注度剧增,对“漂绿”行为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话题。“漂绿”的概念于1986年由美国环保主义者韦斯特伍德首次提出,是指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维护企业正面环保的形象而进行虚假的绿色宣传。企业进行“漂绿”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攫取政府和投资者带来的资金红利以及实现自身的融资需求、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获取更多的利润。然而,当企业“漂绿”行为被揭露,自身信誉便会大打折扣,不仅使假冒绿色产品行为盛行,损害绿色产品的信誉,还会影响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打击真正实施绿色营销和绿色创新企业的积极性^[3],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在

当前大力提倡以绿色发展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遏制企业“漂绿”行为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

审计是优化管理结构以及实现高效管理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组织第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首次会议时明确表示,审计具有经济监督的功能,在推进国家强盛和民族崛起的新阶段中,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应最大限度利用审计来推动党的自我革新,以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倡导提高审计质量、加强审计监督不仅与国家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向经济发展的“质量”的政策相吻合,还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持久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大力倡导绿色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审计质量的提升能够加快企业塑造良好声誉^[4],推动企业加大对绿色技术以及绿色产品的研发投入,为消费者展现绿色、健康、可信赖的企业形象,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遏制企业“漂绿”行为。以此视角出发,审计监管或将为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提供新的思路。而纵观现有研究,大多从环境规制、融资需求、高管行为和社会责任方面来研究“漂绿”行为,将审计视为研究切入点的还未有之。因此,研

收稿日期: 2024-04-28

作者简介: 杨芳(1979—),女,云南个旧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内部控制;通信作者张和平(1996—),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内部控制;孙晴晴(1997—),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刘禹轩(1999—),男,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内部控制。

究审计质量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以及优质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基于此,选择2015—2020年重污染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第一,尽管许多学者把焦点放在了审计质量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上,但鲜有研究探讨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在绿色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下,探讨审计质量如何影响“漂绿”行为,从实践意义上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从理论意义看丰富了对审计质量经济后果的研究以及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从企业声誉视角出发,提供了企业声誉的路径来深入研究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第三,引入“媒体关注度、经营风险、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机制,扩展了审计质量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边界条件,为媒体关注度、经营风险、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提供增量贡献,进一步为审计质量如何提升治理效益以及促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1 研究假设

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政府为解决绿色创新的投融资问题,应用各种政策举措助力绿色金融稳步发展。然而,针对目前的实际状况,因绿色投资项目的披露要求不够规范、惩罚成本低等问题,“漂绿”风险加大,不利于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而审计作为外部监管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企业及时纠正可能存在的违规问题和风险隐患,削弱企业的“漂绿”风险,促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绩效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和市场美誉度^[5-8],为企业树立一个健康、正直和可靠的形象,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一方面,基于声誉信息理论,声誉是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印象^[9],良好的声誉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通过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构建正面的公众印象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降低交易和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企业价值,以减少企业“漂绿”行为。另一方面,根据信誉交易理论,公司的声誉因其稀有性和独特性,形成了企业独有的无形资产,有利于放宽融资约束,以获取充足的资金使管理层加大对绿色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力度,获得消费者的好感,创造长期声誉优势,拓宽企业销售渠道,获得更大市场,从而提高公司业绩,遏制“漂绿”行为。

审计质量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企业声誉,进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获取存在阻碍,两者获取的信息存在差异性。企业有权选择主动透露相关信息给利益相关者,以减少二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10]。另外,审计作为企业外部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注册会计师基于事实证据提供审计报告,并公开审计结果。因此,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使利益相关者能更精确地理解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运营效果,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程度,使企业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提高自身社会认同感和声誉,良好的企业声誉能抑制管理层的内控缺陷隐藏行为^[11],使“漂绿”被曝光的风险大幅提高。此时,管理层会重新权衡“漂绿”带来的收益以及被曝光后的惩罚成本,因为一旦“漂绿”现象被揭穿,企业将面临一系列的处罚,导致投资者的声誉和投资收益都将受到严重影响^[12],造成股价大幅下跌,损害企业利益。为避免“漂绿”行为曝光后带来的负面影响,管理层将抑制自身机会主义,自觉减少“漂绿”行为。

审计质量能增强内部监管来提高企业声誉,进而遏制企业“漂绿”行为。依据内部控制理论,内控能力强的企业业务流程更加透明,管理层机会主义更弱,社会公信力更强。审计能够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核实和验证,防止企业虚假陈述和财务舞弊^[13]。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迫使企业披露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催促企业完善内控制度,在企业内部形成遵纪守法和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同时对外树立诚信可靠的企业形象,减少误导、欺骗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漂绿”行为。此外,通过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使企业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业务风险和潜在隐患,采取相应的内部风险管控措施来维持和提高企业声誉,促使管理者勤勉尽责,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积极鼓励技术人员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释放出企业正履行绿色责任的积极信号,吸引外部投资者,进而提高企业的环境以及经济绩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综上所述,面对绿色发展的大环境,审计监管能展现绿色治理的效力。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增强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而企业声誉的提高将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提高管理层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激发管理层带领员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遏制“漂绿”行为,加速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故提出

如下假设。

H:审计质量通过提升企业声誉进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用2015—2020年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理由如下:首先,2015年工信部连续4年进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的专项行动,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其次,《中国ESG发展白皮书(2021)》指出,ESQ(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监管框架历经了3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2015年开始可以称为第3阶段,该阶段是ESG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更深入完善的一个阶段。最后,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定期独立披露环境信息,比较具有典型性。为使实证结果更为可靠,剔除以下样本:①缺乏关键财务指标的企业;②数据缺失的企业;③金融类企业;④ST和*ST类型的企业。在此之后,对所有变量采取上下1%的缩尾修正,同时采用Stata17.0和Excel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最后获得2574个有效样本。上市公司基础数据包括财务报表数据、企业内部属性、公司股票信息等主要从CSMAR(国泰君安)和Wind(万德)数据库得到。

2.2 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2.2.1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漂绿”(GWL)。主要参照黄溶冰等^[14]设计的衡量企业“漂绿”等级的标准,并针对30多个环保方面进行度量,如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规定、环保违规情况、紧急环境情况、主要的有污染性监控机构等进行深入的内容分析。分析

报告由两名经过专门检验的审查员各自完成,若两人的评分存在争议,将由第3名审查员介入调和。利用T检验对评价结果进行稳定性评价,并最终确定在“漂绿”评级标准中,企业选择公示、有义务公示、象征性公示的各项事宜数量等8项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样本公司实际公示和象征性公示的分数,选择性公开程度(GWLS)则由企业未公示事项占有应公示事项的比例来计算,公式为 $GWLS=100 \times (1 - \text{已公示事项数}/\text{应公示事项数})$;象征性操纵程度(GWLE)则用象征性公开占企业已公示事项的比例来计算,公式为 $GWLE=100 \times (\text{象征性公开数}/\text{已公示事项数})$ 。最后,利用几何平均法计算每家企业的“漂绿”等级。公式为 $GWL=\sqrt{GWLS \times GWLE}$ 。

(2)解释变量:审计质量(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Big4)。公司在该年度雇用了四大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此值记为1,没有则标记为0。

(3)中介变量:企业声誉(Rep)。采用管考磊和张蕊^[15]的方法,同时参照全球公司声望排行榜评估体系以及荆叶^[16]、常丽娟和屈雯^[17]的研究成果,通过声誉评级得分来衡量。

(4)控制变量:在黄溶冰等^[14,18]、朱炜等^[19]以及李强和宋嘉玮^[20]的研究基础上,选择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现金流比率(Cashflow)、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审计意见(Opinion)、产权性质(SOE)和企业价值(TobinQ)等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行业与年份效应。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漂绿行为”	GWL	企业“漂绿”程度
解释变量	审计质量	Big4	当年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为1,否则为0
中介变量	企业声誉	Rep	企业声誉评级得分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资产收益率	ROA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经营性现金流量	Cashflow	年末经营性现金流量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企业成长性	Growth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相对于上一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和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时取值为1,否则为0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和公司总股数的比值
	产权性质	SOE	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成立年限	FirmAge	截止当年年末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企业总股数的比例
	审计意见	Opinion	审计意见为标准审计意见取1,否则取0
	企业价值	TobinQ	托宾Q值
	年度	Year	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	Industry	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2.2.2 模型构建

设定式(1)线性回归方程模型估计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根据温忠麟等^[21]中介检验的研究,采用三步法进行检验。

$$GWL_{i,t} = \beta_0 + \beta_1 Big4_{i,t} + \beta_3 Controls_{i,t} + \beta_4 Year_{i,t} + \beta_5 IND_{i,t} + \epsilon_{i,t} \quad (1)$$

$$Rep_{i,t} = \beta_0 + \beta_1 Big4_{i,t} + \beta_3 Controls_{i,t} + \beta_4 Year_{i,t} + \beta_5 IND_{i,t} + \epsilon_{i,t} \quad (2)$$

$$GWL_{i,t} = \beta_0 + \beta_1 Big4_{i,t} + \beta_2 Rep_{i,t} + \beta_3 Controls_{i,t} + \beta_4 Year_{i,t} + \beta_5 IND_{i,t} + \epsilon_{i,t} \quad (3)$$

式中:Control 为控制变量;IND 为行业固定效应;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 ϵ 为随机扰动项; i 和 t 分别表示对应的企业和年份; β_0 为常数项; $\beta_1 \sim \beta_5$ 为回归系数。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见,“漂绿”程度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278和1.225,最小值为0.125,最大值为2.828。审计质量的均值为0.140,中位数为0.000,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1.000。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0.470,资产收益率均值为0.052,现金流比率的均值为0.063,企业成长性均值为0.151,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0.377,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比率均值为0.17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0.361,国有企业属性的均值为0.569,企业成立年龄均值为3.021,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051,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均值为0.992,企业价值的均值为1.847,且其均值和中位数都比较接近,说明数据得到较好的处理。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GWL	2 574	1.278	1.225	0.613	2.828	0.125
Big4	2 574	0.140	0.000	0.347	1.000	0.000
Lev	2 574	0.470	0.475	0.188	0.906	0.054
ROA	2 574	0.052	0.040	0.045	0.244	0.000
Cashflow	2 574	0.063	0.060	0.063	0.257	-0.180
Growth	2 574	0.151	0.095	0.344	4.330	-0.602
Indep	2 574	0.377	0.364	0.054	0.600	0.308
Dual	2 574	0.172	0.000	0.378	1.000	0.000
Top1	2 574	0.361	0.352	0.149	0.743	0.083
SOE	2 574	0.569	1.000	0.495	1.000	0.000
FirmAge	2 574	3.021	3.045	0.263	3.555	2.079
Mshare	2 574	0.051	0.000	0.119	0.694	0.000
Opinion	2 574	0.992	1.000	0.088	1.000	0.000
TobinQ	2 574	1.847	1.423	1.244	11.420	0.802

3.2 基准回归分析

用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表3显示,不考虑控制变量和行业年份效应时,审计质量与“漂绿”的回归系数是-0.211 7,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当不考虑控制变量,但考虑行业年份效应时,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转变为-0.220 2,在1%水平依然显著为负;当考虑到控制变量但不考虑行业年份效应时,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变成-0.185 2,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当考虑到控制变量以及行业年份效应时,审计质量的系数变成-0.172 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说明审计质量可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假设得到验证。

3.3 中介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21]中介检验的研究,得到审计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GWL	(2) GWL	(3) GWL	(4) GWL
Big4	-0.211 7*** (-6.429 4)	-0.220 2*** (-6.985 8)	-0.185 2*** (-5.108 5)	-0.172 8*** (-4.987 8)
Lev			-0.059 8 (-0.794 9)	-0.293 2*** (-3.751 4)
ROA			-0.281 2 (-0.780 0)	-0.256 1 (-0.729 1)
Cashflow			-0.674 3*** (-3.077 2)	-0.357 0* (-1.656 3)
Growth			0.021 7 (0.607 5)	0.006 8 (0.198 3)
Indep			0.358 6 (1.597 7)	0.182 1 (0.845 2)
Dual			0.033 0 (0.990 3)	0.040 5 (1.268 8)
Top1			-0.006 9 (-0.076 6)	-0.049 7 (-0.566 9)
SOE			-0.028 9 (-0.981 2)	-0.024 1 (-0.841 1)
FirmAge			0.099 8** (2.072 0)	0.082 9* (1.685 9)
Mshare			-0.053 4 (-0.455 9)	-0.017 5 (-0.152 3)
Opinion			-0.069 6 (-0.508 1)	-0.174 1 (-1.339 4)
TobinQ			0.023 6** (2.075 4)	0.015 3 (1.299 5)
常数项	1.307 0*** (103.655 4)	1.796 1*** (15.836 0)	0.991 4*** (4.289 7)	1.811 5*** (7.109 4)
年份行业 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样本数	2 574	2 574	2 574	2 574
adj. R ²	0.015	0.119	0.020	0.122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质量与企业“漂绿”行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结果,见表4。由表4列(2)可见,审计质量与企业声誉的回归系数为0.841 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审计质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声誉。列(3)中,企业声誉与企业“漂绿”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035 1,此结果在5%的标准下显著负向关联,说明企业声誉的提高会导致企业“漂绿”行为减少。同时,在同一列中,审计质量与企业“漂绿”的回归系数为-0.143 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表现为负相关,这表明审计质量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从而验证了假设。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GWL	Rep	GWL
Big4	-0.172 8*** (-4.987 8)	0.841 4*** (20.616 3)	-0.143 3*** (-3.829 4)
Rep			-0.035 1** (-2.086 0)
Lev	-0.293 2*** (-3.751 4)	2.415 4*** (26.236 5)	-0.208 4** (-2.366 1)
ROA	-0.256 1 (-0.729 1)	10.426 3*** (25.197 8)	0.110 1 (0.280 4)
Cashflow	-0.357 0* (-1.656 3)	-0.128 4 (-0.505 6)	-0.361 5* (-1.678 2)
Growth	0.006 8 (0.198 3)	0.013 1 (0.326 0)	0.007 2 (0.211 9)
Indep	0.182 1 (0.845 2)	0.021 1 (0.083 1)	0.182 8 (0.849 2)
Dual	0.040 5 (1.268 8)	0.010 0 (0.266 0)	0.040 8 (1.280 6)
Top1	-0.049 7 (-0.566 9)	0.368 5*** (3.569 4)	-0.036 7 (-0.418 4)
SOE	-0.024 1 (-0.841 1)	0.042 6 (1.263 7)	-0.022 6 (-0.789 1)
FirmAge	0.082 9* (1.685 9)	-0.068 2 (-1.177 6)	0.080 5 (1.637 8)
Mshare	-0.017 5 (-0.152 3)	-0.379 6*** (-2.803 8)	-0.030 8 (-0.268 0)
Opinion	-0.174 1 (-1.339 4)	0.477 2*** (3.117 2)	-0.157 3 (-1.208 9)
TobinQ	0.015 3 (1.299 5)	-0.146 0*** (-10.496 9)	0.010 2 (0.847 6)
常数项	1.811 5*** (7.109 4)	-1.070 4*** (-3.566 3)	1.773 9*** (6.949 1)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数	2 574	2 574	2 574
adj. R ²	0.122	0.474	0.123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3.4 稳健性检验

3.4.1 倾向得分匹配(PSM)

某企业的一些特性既作用于审计质量,又影响“漂绿”行为。为避免样本偏误对结论的影响,将四大作为试验组,非四大作为对照组。基于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现金流比率、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成立年限、管理层持股比例、审计意见、产权性质和企业价值的企业数据,每个协变量采用1:1放回的方式在2 574个样本中匹配出603个样本,最后使用匹配得到的新样本进行回归,见表5列(1),审计质量与企业“漂绿”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163 3,在1%的标准显著负相关,表明结论稳健。

3.4.2 安慰剂检验

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遗漏变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GWL	GWL	GWLS	GWLE
Big4	-0.163 3*** (-3.548 4)	0.023 3 (0.685 0)	-0.055 0*** (-5.776 7)	-0.456 7*** (-4.183 8)
Lev	-0.353 8** (-2.068 4)	-0.105 5 (-1.404 9)	-0.098 1*** (-4.566 9)	-0.748 6*** (-3.040 3)
ROA	-0.201 8 (-0.274 3)	-0.423 0 (-1.170 7)	-0.016 0 (-0.165 9)	-1.117 5 (-1.009 8)
Cashflow	-0.197 5 (-0.419 3)	-0.748 3*** (-3.404 8)	-0.161 0*** (-2.718 5)	-0.634 5 (-0.934 5)
Growth	0.145 4* (1.799 2)	0.023 4 (0.651 1)	-0.003 4 (-0.363 0)	0.052 0 (0.482 3)
Indep	-0.121 9 (-0.324 0)	0.245 5 (1.093 9)	0.080 6 (1.361 4)	0.373 0 (0.549 6)
Dual	0.047 4 (0.751 9)	0.028 3 (0.846 4)	0.014 9* (1.704 2)	0.092 4 (0.919 4)
Top1	-0.339 7** (-2.004 6)	-0.069 0 (-0.765 4)	-0.000 1 (-0.005 0)	-0.221 8 (-0.803 4)
SOE	0.033 3 (0.544 7)	-0.039 7 (-1.343 5)	-0.007 3 (-0.926 8)	-0.067 5 (-0.748 4)
FirmAge	-0.031 4 (-0.316 0)	0.109 5** (2.263 9)	0.032 4** (2.397 8)	0.214 6 (1.385 4)
Mshare	-0.750 7** (-2.273 0)	-0.032 0 (-0.271 9)	-0.018 3 (-0.579 4)	0.041 6 (0.114 8)
Opinion	0.000 0 (0.000 0)	-0.084 7 (-0.615 3)	-0.053 1 (-1.487 1)	-0.472 0 (-1.152 9)
TobinQ	0.009 2 (0.312 6)	0.028 1** (2.463 9)	0.006 5** (1.988 5)	0.036 0 (0.967 5)
常数项	1.937 6*** (3.678 0)	1.043 6*** (4.497 0)	0.814 4*** (11.634 9)	4.162 1*** (5.184 8)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603	2 574	2 574	2 574
adj. R ²	0.146	0.010	0.137	0.1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量所致。采用安慰剂检验方式,将审计质量在各上市公司随机交换,用打乱重新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若审计质量与企业“漂绿”的负相关关系由遗漏变量所导致,则重新匹配后的审计质量与企业“漂绿”回归系数将依然显著为负;若随机变换后的审计质量和企业“漂绿”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说明企业“漂绿”动机的减弱是由审计质量引起的。为提升结果的稳定性,将审计质量随机分配给各样本企业,针对前文所述的模型(1),进行500次重复回归。回归500次以后的系数(表5)已经不再显著,表明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应并未受到其他未被观测因素的影响,结论稳健。

3.4.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审计质量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结论可能受到“漂绿”程度衡量指标的影响,将“漂绿”程度替换为选择性披露程度(GWLS)以及表述性操纵程度(GWLE),重新检验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表5列(3)中审计质量与企业选择性披露程度(GWLS)的回归系数为-0.055,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列(4)中审计质量与企业表述性操纵程度(GWLE)的回归系数为-0.4567,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审计质量确实可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4 异质性检验

4.1 媒体关注度

报刊媒体关注的存在可能使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更加谨慎。通过检索新闻数据库的方式,整理获得报刊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指标(Bm),来表示媒体关注度,当企业负面报道较多时,表明企业所受媒体关注度较高,该指标数值就越大。表6列(1)显示(Big4×Bm)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有较多负面报道的企业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的削弱效果更好。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常被负面新闻报道的企业会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14],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使企业“漂绿”动机减弱。

4.2 经营风险

企业经营风险水平会影响审计质量进而影响企业声誉。为进一步研究经营风险不同的企业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带来的影响,利用盈余波动性(Risk)数值来衡量企业经营风险,数值越高,企业经营风险越大。从表6列(2)明显看出Big4×Risk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经营风险较低的企业,审计质量对“漂绿”行为的抑制力度更强。原因

表6 调节效应

变量	(1)	(2)	(3)
	GWL	GWL	GWL
Big4	-0.160 4*** (-4.093 2)	-0.219 2*** (-5.654 8)	-0.092 6* (-1.747 3)
Big4×Bm	-0.000 8* (-1.902 7)		
Big4×Risk		0.763 7** (2.472 9)	
Big4×Dig			-0.066 2** (-2.326 3)
Big4×Board			
Lev	-0.069 4 (-0.911 3)	-0.056 4 (-0.749 5)	-0.059 1 (-0.788 0)
ROA	-0.329 4 (-0.910 0)	-0.282 7 (-0.783 3)	-0.360 7 (-1.002 5)
Cashflow	-0.661 7*** (-3.018 3)	-0.660 3*** (-3.009 2)	-0.586 7*** (-2.671 4)
Growth	0.022 0 (0.616 2)	0.022 4 (0.628 7)	0.018 3 (0.513 4)
Indep	0.401 2* (1.773 0)	0.383 0* (1.706 0)	0.320 9 (1.428 4)
Dual	0.032 2 (0.967 2)	0.033 1 (0.995 9)	0.026 2 (0.788 0)
Top1	-0.009 0 (-0.099 0)	-0.004 7 (-0.051 7)	0.007 9 (0.087 0)
SOE	-0.030 4 (-1.032 2)	-0.023 0 (-0.777 2)	-0.021 3 (-0.722 1)
FirmAge	0.097 1** (2.011 8)	0.102 7** (2.131 2)	0.098 1** (2.044 1)
Mshare	-0.039 7 (-0.337 6)	-0.038 0 (-0.324 0)	-0.096 2 (-0.820 4)
Opinion	-0.069 8 (-0.509 7)	-0.074 7 (-0.546 0)	-0.070 4 (-0.515 8)
TobinQ	0.022 4** (1.962 3)	0.024 0** (2.113 2)	0.023 8** (2.090 1)
常数项	0.986 1*** (4.268 1)	0.974 7*** (4.217 9)	0.941 1*** (4.079 2)
年份行业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数	2 574	2 574	2 574
adj. R ²	0.020	0.021	0.026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可能是,经营风险较低的企业能稳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内部稳健性较强,审计质量也会相对更高,进而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4.3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进而影响审计质量。采用吴非等^[22]在2021年提出的研究方法,将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数的总和加1取对数,将其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表6列(3)的Big4×Dig的回归系数为-0.0662,在5%

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审计质量抑制“漂绿”行为的作用更强。这可能源于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更能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科技工具来识别企业风险,强化企业内部监管体系,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从而显著提高审计质量,使其更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2015—2020 年 A 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并引入声誉机制,探究企业声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审计质量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经营风险较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董事会规模较小的企业,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更好。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提升内外审计质量。企业亟需选择具备高级审计技能和具有良好信誉的事务所来对其自身进行审计,以增强财报的准确度,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除了提高外部审计质量,企业也需加强内部审计质量。加强对内部审计师的专业培训,督促审计师始终牢记审计基本准则,提高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提高审计质量,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2)优化企业声誉管理模式。企业应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优化职工激励制度以及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企业绩效,遏制“漂绿”动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3)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质量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因此,针对数字化转型程度相对较低的企业,政府和国家应当加大对其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使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科技工具来识别企业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强化企业内部管控水平,提升内外审计监督力度,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参考文献

[1] 邵帅,张曦,赵兴荣.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经验分解与达峰路径: 广义迪氏指数分解和动态情景分析[J]. 中国工

- 业经济, 2017(3): 44-63.
- [2] 万攀兵, 杨冕, 陈林. 环境技术标准何以影响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 基于技术改造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9): 118-136.
- [3] 毕思勇, 张龙军. 企业漂绿行为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10(10): 97-100.
- [4] 蒋园园, 吴琰琰. 审计质量、企业声誉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科学决策, 2023(8): 98-112.
- [5] 郭檬楠, 李校红. 内部控制、社会审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协同监督抑或互相替代[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0, 35(11): 77-84.
- [6] 聂晓. 企业创新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2(2): 29-38.
- [7] 陈晓建, 陈小霞. 信贷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审计应用探索[J]. 审计研究, 2019(3): 58-64.
- [8] 颜恩点, 钱川阳. 去杠杆策略、风险感知与审计质量[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2(4): 21-31.
- [9] 范晓敏, 李元旭, 游家兴. 企业声誉: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基于市场传闻及澄清的经验证据[J]. 系统管理学报, 2022(5): 1000-1017.
- [10] AKERLOF G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3): 488-500.
- [11] 聂顺江, 田训浩, 张筱. 企业声誉与内部控制缺陷隐藏: 抑制还是庇护[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1(3): 21-31.
- [12] 王欣, 郑若娟, 马丹丹. 企业漂绿行为曝光的资本市场惩戒效应研究[J]. 经济管理, 2015(11): 176-187.
- [13] BUSHMAN R M, SMITH A J.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32: 237-333.
- [14] 黄溶冰, 陈伟, 王凯慧. 外部融资需求、印象管理与企业漂绿[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3): 81-93.
- [15] 管考磊, 张蕊. 企业声誉与盈余管理: 有效契约观还是寻租观[J]. 会计研究, 2019(1): 59-64.
- [16] 荆叶. 中国上市公司声誉评价及其影响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08.
- [17] 常丽娟, 屈雯. 声誉效应视角下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财物绩效水平的影响: 来自沪、深 A 股的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5(11): 130-138.
- [18] 黄溶冰, 谢晓君, 周卉芬. 企业漂绿的“同构”行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1): 139-150.
- [19] 朱炜, 孙雨兴, 汤倩. 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 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J]. 会计研究, 2019(3): 10-17.
- [20] 李强, 宋嘉玮. 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漂绿”行为[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2, 19(3): 51-61.
- [21]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614-620.
- [22] 吴非, 胡慧芷, 林慧妍,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 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30-144.

Can Audit Quality Suppress “Greenwash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YANG Fang, ZHANG Heping, SUN Qingqing, LIU Yux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 As an external supervision method, audit can reduc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agency cost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enhance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reputation, and reduce internal risks. Audit supervision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curb greenwashing behavior. Taking heavily pollut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and internal control theory, their impact and mechanism on corporate “greenwashing” behavior are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quality. It is found that audit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greenwashing” behavio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audit quality can suppress “greenwashing” behavior by improv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 enterprises with high media attention, low operational risk, and high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udit quality has a better inhibitory effect on corporate “greenwashing” behavior.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green fi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audit supervision, handle the risk of “greenwashing” in the proces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urge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Keywords: audit quality; greenwash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green development